

## 第二十回

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

诗曰：

豪杰英雄聚义间，罡星煞曜降尘寰。

王伦奸诈遭诛戮，晁盖仁明主将班。

魂逐断云寒冉冉，恨随流水夜潺潺。

林冲火拼真高谊，凛凛清风不可攀。

话说林冲杀了王伦，手拿尖刀，指着众人说道：“据林冲虽系禁军，遭配到此。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，争奈王伦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推故不纳，因此火并了这厮，非林冲要图此位。据着我胸襟胆气，焉敢拒敌官军，剪除君侧元凶首恶？今有晁兄，仗义疏财，智勇足备，方今天下，人闻其名，无有不服。我今日以义气为重，立他为山寨之主，好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头领言之极当。”晁盖道：“不可！自古强兵不压主。晁盖强杀，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，安敢便来占上？”林冲把手向前，将晁盖推在交椅上，叫道：“今日事已到头，请勿推却。若有不从者，将此王伦为例！”再三再四扶晁盖坐了。林冲喝道：“众人就于亭前参拜了！”一面使小喽啰去大寨里摆下筵席；一面叫人抬过了王伦尸首；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后唤众多小头目，都来大寨里聚义。

林冲等一行人请晁盖上了轿马，都投大寨里来。到得聚义厅前，下了马，都上厅来。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，中间焚起一炉香来。林冲向前道：“小可林冲，只是个粗卤匹夫，不过只会些枪棒而已，无学无才，无智无术。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，大义既明，非比往日苟且。学究先生在此，便请做军师，执掌兵权，调用将校，须坐第二位。”吴用答道：“吴某村中学究，胸次又无经纶济世之才，虽只读些孙吴兵法，未曾有半粒微功，怎敢占上？”林冲道：“事已到头，不必谦让。”吴用只得坐了第二位。林冲道：“公孙先生请坐第三位。”晁盖道：“却使不得。若是这等推让之时，晁盖必须退位。”林冲道：“晁兄差矣！公孙先生名闻江湖，善能用兵，有鬼神不测之机、呼风唤雨之法，谁能及也？”公孙胜道：

“虽有些小之法，亦无济世之才，如何便敢占上？还是头领请坐。”林冲道：“今番克敌制胜，便见得先生妙法，正是鼎分三足，缺一不可。先生不必推却。”公孙胜只得坐了第三位。林冲再要让时，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都不肯。三人俱道：“适蒙头领所说，鼎分三足，以此不敢违命，我三人占上。头领再要让人时，晁盖等只得告退。”三人扶住林冲，只得坐了第四位。晁盖道：“今番须请宋、杜二头领来坐。”那杜迁、宋万见杀了王伦，寻思道：“自身本事低微，如何近得他们？不若做个人情。”苦苦地请刘唐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二坐了第六位，阮小五坐了第七位，阮小七坐了第八位，杜迁坐了第九位，宋万坐了第十位，朱贵坐了第十一位。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。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，都来厅前参拜了，分立在两下。

晁盖道：“你等众人在此，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，吴学究做军师，公孙先生同掌兵权，林教头等共管山寨。汝等众人各依旧职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，守备寨栅滩头，休教有失。各人务要竭力同心，共聚大义。”再教收拾两边房屋，安顿了阮家老小。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，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，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。当上椎牛宰马，祭祀天地神明，庆贺重新聚义。众头领饮酒至半夜方散。次日，又办筵宴庆会，一连吃了数日筵席。

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：整点仓廩，修理寨栅，打造军器、枪刀弓箭、衣甲头盔，准备迎敌官军；安排大小船只，教演人兵水手，上船厮杀，好做提备。不在话下。

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，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，义气如同骨肉。有诗为证：

古人交谊断黄金，心若同时谊亦深。

水滸请看忠义士，死生能守岁寒心。

因此，林冲见晁盖作事宽洪，疏财仗义，安顿各家老小在山，蓦然思念妻子在京师，存亡未保，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，道：“小人自从上山之后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。因见王伦心术不定，难以过活，一向蹉跎过了。流落东京，不知死活。”晁盖道：“贤弟既有宝眷在京，如何不去取来完聚？你快写书，便教人下山去，星夜搬取上山来，多少是好！”林冲当下写了一封书，叫两个自身边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。不过两个月，小喽啰还寨说道：“直至东京城内殿帅府前，寻到张教头家，闻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亲

事，自缢身死，已故半载。张教头亦为忧疑<sup>①</sup>，半月之前染患身故。止剩得女使锦儿，已招赘丈夫在家过活。访问邻里，亦是如此说。打听得真实，回来报与头领。”林冲见说了，潸然泪下，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。晁盖等见说了，怅然嗟叹。

山寨中自此无话，每日只是操练人兵，准备抵敌官军。

忽一日，众头领正在聚义厅上商议事务，只见小喽啰报上山来，说道：“济州府差拨军官，带领约有一千人马，乘驾大小船四五百只，现在石碣村湖荡里屯住，特来报知。”晁盖大惊，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：“官军将至，如何迎敌？”吴用笑道：“不须兄长挂心，吴某自有措置。自古道：水来土掩，兵到将迎。此乃兵家常事。”随即唤阮氏三雄，附耳低言道：“……如此如此。”又唤林冲、刘唐受计道：“你两个便……这般这般。”再叫杜迁、宋万也吩咐了。正是：西迎项羽三千阵，今日先施第一功。

且说济州府尹点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一员，带领一千余人，拘集本处船只，就石碣村湖荡调拨，分开船只，作两路来取泊子。

且说团练使黄安带领人马上船，摇旗呐喊，杀奔金沙滩来。看看渐近滩头，只听是水面上呜呜咽咽吹将起来。黄安道：“这不是画角之声？”且把船来分作两路，去那芦花荡中湾住看时，只见水面上远远地三只船来。看那船时，每只船上只有五个人：四个人摇着双橹，船头上立着一个人，头戴绛红巾，都一样身穿红罗绣袄，手里各拿着留客住；三只船上人都一般打扮。于内有人认得的，便对黄安说道：“这三只船上三个人，一个是阮小二，一个是阮小五，一个是阮小七。”黄安道：“你众人与我一齐并力向前，拿这三个人！”两边有四五十只船一齐发着喊杀奔前去，那三只船唿哨了一声，一齐便回。黄团练把手内枪捻搭动，向前来叫道：“只顾杀这贼，我自有重赏！”

那三只船前面走，背后官军船上把箭射将去。那三阮去船舱里各拿起一片青狐皮来遮那箭矢。后面船只只顾赶，赶不过二三里水港，黄安背后一只小船飞也似划来，报道：“且不要赶！我们那一条杀人去的船，都被他杀下水里去，把船都夺去了。”黄安问道：“怎的着了那厮的手？”小船上人答道：“我们正行船时，只见远远地两只船来，每船上各有五个人。

<sup>①</sup> 忧疑：忧郁。

我们拼力杀去赶他，赶不过三四里水面，四下里小港钻出七八只小船来。船上弩箭似飞蝗一般射将来。我们急把船回时，来到窄狭港口，只见岸上约有二三十人，两头牵一条大篦索，横截在水面上。却待向前看索时，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点一般打将来。众官军只得弃了船只下水逃命。我众人逃得出来，到早路边看时，那岸上人马皆不见了，马也被他牵去了，看马的军人都杀死在水里。我们芦花荡边寻得这只小船儿，径来报与团练。”

黄安听得说了，叫苦不迭，便把白旗招动，教众船不要去赶，且一发回来。那众船才拨得转头，未曾行动，只见背后那三只船又引着十数只船——都只是这三五个人，把红旗摇着，口里吹着胡哨，飞也似赶来。黄安却待把船摆开迎敌时，只听得芦苇丛中炮响。黄安看时，四下里都是红旗摆满，慌了手脚。后面赶来的船上叫道：“黄安，留下了首级回去！”黄安把船尽力摇过芦苇岸边，却被两边小港里钻出四五十只小船来，船上弩箭如雨点射将来。黄安就箭林里夺路时，只剩得三四只小船了。黄安便跳过快船内，回头看时，只见后面的人一个个都扑通的跳下水里去了。有和船被拖去的，大半都被杀死。黄安驾着小快船正走之间，只见芦花荡边一只船上立着刘唐，一挠钩搭住黄安的船，托地跳将过来，只一把，拦腰捉住，喝道：“不要挣扎！”别的军人能识水者，水里被箭射死；不敢下水的，就船里都活捉了。

黄安被刘唐扯到岸边，上了岸。远远地晁盖、公孙胜山边骑着马，挺着刀，引五六十人，三二十匹马齐来接应。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，夺的船只，尽数都收在山南水寨里安顿了。大小头领一齐都到山寨。

晁盖下了马，来到聚义厅上坐定。众头领各去了戎装军器，团团坐下。捉那黄安绑在将军柱上。取过金银段匹，赏了小喽啰。点检共夺得六百余匹好马，这是林冲的功劳；东港是杜迁、宋万的功劳；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劳；捉得黄安是刘唐的功劳。众头领大喜，杀牛宰马，山寨里筵会。自酿的好酒，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，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、杏、梅、李、枇杷、山枣、柿、栗之类，鱼、肉、鹅、鸡品物，不必细说。众头领只顾庆赏。新到山寨，得获全胜，非同小可。有诗为证：

水浒英锋不可当，黄安捕捉太誇張。

战船人马俱亏折，更把何颜见故乡？

正饮酒间,只见小喽啰报道:“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。”晁盖唤来问道:“有甚么事?”小喽啰道:“朱头领探听得有一起客商,约有十数人结联一处,今晚必从旱路经过,特来报知。”晁盖道:“正没金帛使用,谁可领人去走一遭?”三阮道:“我弟兄们去!”晁盖道:“好兄弟,小心在意,速去早来。我使刘唐随后来策应你们。”三阮便下厅去,换了衣裳,跨了腰刀,拿了朴刀、棹叉、留客住,点起一百余人,上厅来别了众头领,便下山去,就金沙灘把船载过朱贵酒店里去了。晁盖恐三阮担负不下,又使刘唐点起一百余人,教领了下山去接应,又吩咐道:“只可善取金帛财物,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。”刘唐去了。晁盖到三更不见回报,又使杜迁、宋万引五十余人下山接应。

晁盖与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饮酒至天明,只见小喽啰报喜道:“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,并四五十匹骡头口。”晁盖又问道:“不曾杀人么?”小喽啰答道:“那许多客人,见我们来得头势猛了,都撇下车子、头口、行李,逃命去了,并不曾伤害他一个。”晁盖见说大喜:“我等初到山寨,不可伤害于人。”取一锭白银,赏了小喽啰。便叫将了酒果下山来,直接到金沙灘上。见众头领尽把车辆扛上岸来,再叫撑船去载头口马匹。众头领大喜。把盞已毕,教人去请朱贵上山来筵宴。

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到山寨聚义厅上,簸箕掌、栲栳圈<sup>①</sup>坐定。叫小喽啰扛抬过许多财物,在厅上一包包打开,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,行货等物堆在一边,金银宝贝堆在正面。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,心中欢喜。便叫掌库的小头目,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,听候支用;这一半分做两分,厅上十一位头领,均分一分,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。把这新拿到的军健,脸上刺了字号,选壮浪<sup>②</sup>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,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。黄安锁在后寨监房内。

晁盖道:“我等今日初到山寨,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,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。多感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,不想连得了两场喜事:第一赢得官军,收得许多人马船只,捉了黄安;二乃又得了若干财物金银。此不是皆托众弟兄的才能?”众头领道:“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荫,以此得采。”晁

① 簸箕掌、栲栳圈:形容围成圆圈状。

② 壮浪:健壮有精神。

盖再与吴用道：“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，皆出于宋押司、朱都头两个。古人道：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？早晚将些金银，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，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。再有，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不必忧心，小生自有刮划<sup>①</sup>。宋押司处酬谢之恩，早晚必用一个兄弟自去。白胜的事，可教蓐生人<sup>②</sup>去那里使钱，买上囑下松宽他，便好脱身。我等且商量屯粮造船，制办军器，安排寨栅城垣，添造房屋，整顿衣袍铠甲，打造刀枪弓箭，防备迎敌官军。”晁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全仗军师妙策指教。”吴用当下调拨众头领，分派去办，不在话下。

且不说梁山泊自从晁盖上山好生兴旺。却说济州府太守见黄安手下逃回的军人，备说梁山泊杀死官军、生擒黄安一事；又说梁山泊好汉“十分英雄了得，无人近傍得他，难以收捕；抑且水路难认，港汊多杂，以此不能取胜。”府尹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向太师府干办说道：“何涛先折了许多人，独自一个逃得性命回来，已被割了两个耳朵，自回家将息，至今不能痊。去的五百人，无一个回来。因此又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带领军兵前去追捉，亦皆失陷。黄安已被活捉上山，杀死官军不知其数，又不能取胜，怎生是好？”

太守肚里正怀着鬼胎，没个道理处，只见承局来报说：“东门接官亭<sup>③</sup>上有新官到来，飞报到此。”太守慌忙上马，来到东门外接官亭上，望见尘土起处，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马。府尹接上亭子，相见已了。那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来度与府尹。太守看罢，随即和新官到州衙里交割牌印、一应府库钱粮等项。当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。旧太守备说梁山泊贼盗浩大，杀死官军一节。说罢，新官面如土色，心中思忖道：“蔡太师将这件勾当抬举我，却是此等地面，这般府分。又没强兵猛将，如何收捕得这伙强人？倘或这厮们来城里借粮时，却怎生奈何？”旧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装行李，自回东京听罪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后，请将一员新调来镇守济州的军官来，当下商议招军买马，集草屯粮，招募悍勇民夫、智谋贤士，准备收捕梁山泊好

① 刮(bai)划：计划安排。

② 蓐生人：陌生人。蓐，俗语中的借字。

③ 接官亭：郓州府城接待上司派来的官员及过路官员入城前暂时歇脚的处所。

汉。一面申呈中书省转行牌，仰附近州郡并力剿捕；一面自行下文书所属州县，知会收剿，及仰属县着令守御本境。这个都不在话下。

且说本州孔目，差人赍一纸公文行下所属郛城县，教守御本境，防备梁山泊贼人。郛城县知县看了公文，教宋江迭成文案行下各乡村，一体守备。正是：

一纸文书火急催，官司严督势如雷。

只因造下弥天罪，何日金鸡放赦回？

且说宋江见了公文，心内寻思道：“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，犯了大罪：劫了生辰纲，杀了做公的，伤了何观察，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，又把黄安活捉上山。如此之罪，是灭九族的勾当！虽是被人逼迫，事非得已，于法度上却饶不得。倘有疏失，如之奈何？”自家一个心中纳闷，吩咐贴书后司<sup>①</sup>张文远将此文书立成文案，行下各乡各保，自理会文卷。

宋江却信步走出县来，去对过茶房里坐定吃茶。只见一个大汉，头戴白范阳毡笠儿，身穿一领黑绿罗袄，下面腿绑护膝，八搭麻鞋，腰里挟着一口腰刀，背着一个大包，走得汗雨通流，气急喘促，把脸别转着看那县里。宋江见了这个大汉走得跷蹊，慌忙起身赶出茶坊来，跟着那汉走。约走了二三十步，那汉回过头来看了宋江，却不认得。宋江见了，“这人略有些面熟，莫不是那里曾厮会来？”心中一时思量不起。那汉见宋江看了一回，也有些认得，立住了脚，定睛看那宋江，又不敢问。宋江寻思道：“这个人好作怪，却怎地只顾看我？”宋江亦不敢问他。只见那汉去路边一个篦头铺里问道：“大哥，前面那个押司是谁？”篦头待诏应道：“这位正是宋押司。”那汉提着朴刀，走到面前唱个大喏，说道：“押司，认得小弟么？”宋江道：“足下有些面善。”那汉道：“可借一步说话。”宋江便和那汉入一条僻静小巷。

那汉道：“这个酒店里好说话。”两个上到酒楼，拣个僻静阁儿里坐下。那汉倚了朴刀，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，那汉扑翻身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礼道：“不敢。拜问足下高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大恩人，如何忘了小弟？”宋江道：“兄长是谁？真个有些面熟。小人失忘了。”那汉道：“小弟便是晁保正庄上曾拜识尊颜、蒙恩救了性命的赤发鬼刘唐便是。”宋江听了大惊，

<sup>①</sup> 贴书后司：后司贴书的借置。后司，官署内衙的办事机构；贴书，文案秘书史。

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好大胆！早是没做公的看见，险些儿惹出事来！”刘唐道：“感承大恩，不惧一死，特地来酬谢大恩。”宋江道：“晁保正弟兄们近日如何？兄弟，谁教你来？”刘唐道：“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：得蒙救了性命，如何不报？见今做了梁山泊主都头领，吴学究做了军师，公孙胜同掌兵权。林冲一力维持，火并了王伦。山寨里原有杜迁、宋万、朱贵和俺弟兄七个，共是十一个头领。见今山寨里聚集得七八百人，粮食不计其数。只想兄长大恩，无可报答，特使刘唐赍一封书并黄金一百两，相谢押司并朱、雷二都头。”刘唐便打开包裹，取出书来递与。宋江看罢，拽起褶子前襟，摸出招文袋。打开包儿时，刘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。宋江把那封书——就取了一条金子，和这书包了——插在招文袋内，放下衣襟，便道：“贤弟将此金子依旧包了，还放桌上。且坐。”随即便唤量酒的打酒来，叫大块切一盘肉来，铺下些菜蔬果子之类，叫量酒人筛酒与刘唐吃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刘唐吃了酒，把桌上金子包打开，要取出来。宋江慌忙拦住道：“贤弟，你听我说：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，正要金银使用。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，且放在你山寨里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，却教兄弟宋清来取。今日非是宋江见外，于内已受了一条。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，不用与他，我自与他说明人情便了。雷横这人，又不知我报与保正，况兼这人贪赌，倘或将些出去赌时，他便惹出事来，不当稳便。金子切不可与他。贤弟，我不敢留你相请去家中住，倘或有人认得时，不是耍处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你便可回山寨去，莫在此担搁。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：不能前来庆贺，切乞恕罪。”刘唐道：“哥哥大恩，无可报答，特令小弟送些人情来与押司，微表孝顺之心。保正哥哥今做头领，学究军师号令，非比旧日，小弟怎敢将回去？到山寨中必然受责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号令严明，我便写一封回书，与你将去便了。”刘唐苦苦央宋江收受，宋江那里肯接？随即取一幅纸来，借酒家笔砚，备细写了一封回书，与刘唐收在包内。刘唐是个直性的人，见宋江如此推却，想是不肯受了，便将金子依前包了。

看看天色晚来，刘唐道：“既然兄长有了回书，小弟连夜便去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不及相留，以心相照。”刘唐又下了四拜。宋江唤量酒人来到道：“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银一两在此，你且权收了，我明日却自来算。”刘唐背上包裹，拿了朴刀，跟着宋江下楼来。离了酒楼，出到巷口，天色昏黄，是八月半天气，月轮上来。宋江携住刘唐的手，吩咐道：“贤弟保重，再不可



来。此间做公的多，不是耍处。我更不远送，只此相别。”刘唐见月色明朗，拽开脚步，望西路便走，连夜回梁山泊来。

再说宋江与刘唐别了，自慢慢行回下处来，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：“早是没做公的看见，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！”一头想：“那晁盖倒去落了草，直如此大弄！”

转不过两个弯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一声：“押司，那里去来？老身甚处不寻遍了？”

不是这个人来寻宋押司，有分教：宋江小胆翻为大胆，善心变做恶心。正是：

言谈好似钩和线，从头钩出是非来。

毕竟来叫宋押司的是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